

消弭的界線 ——評介 *Home/Front: The Military, War and Gender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王詩穎*

書 名：*Home/Front: The Military, War and Gender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作 者：Karen Hagemann & Stefanie Schüler-Springorum

出版時地：New York: Berg Publishers, 2002

頁 次：xii + 393pp.

壹、前言

本書是 1999 年 10 月在柏林舉辦的研討會論文集，除了緒論，共有 14 篇論文，是目前第一本從各種不同角度探討 20 世紀德國軍隊、戰爭與性別關係的論文集。本書討論了軍隊的男性氣概、戰爭形塑的性別形象以及戰後性別關係的重建，時間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探討的重點包括：第一，性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別形象和民族主義在兩次世界大戰中與國家的關係；第二，戰爭期間軍隊中的性別關係和階級制度；第三，兩次大戰的經驗和記憶。

兩次世界大戰動員了整個國家的男人和女人，去服務工業化戰爭的需求，使得前線和大後方關係開始變得密切，傳統的軍事和市民社會、前線和後方的界線逐漸變得模糊。本書探討了戰爭與和平、軍隊和市民社會以及前線和後方，標題的 Home/Front（前線/後方）指的就是這樣一種關係的變化。Roger Chickering 認為：「兩次世界大戰需要一個全面的歷史。」（頁 x）這句話看似困難，卻體現在本書所討論的各面向。這兩次世界大戰的特色是一個動員整體的趨向，我們必須撰寫一個全面的歷史，而不只是將注意力放在經濟和政治中，同時也必須將性別、社會文化等層面涵括在內。

各篇作者詳細討論兩次戰爭期間的性別關係、被戰爭形塑的性別形象和戰爭期間性別角色的表現，試圖將研究取徑從傳統的社會史和政治史，拓展到文學和文化史的領域，幫助我們豐富戰爭史和性別史研究的各個層面。然而，此論文集卻迄未獲得台灣學界的關注。評者認為，雖然本書探討的是 20 世紀的德國，但其所涉及的討論和關注的面向，都值得我們重視。在西方研究取徑影響力逐步東漸的現代，本書對中文世界有志於戰爭和性別史研究者來說，可說是不可不了解的一部作品。

貳、內容簡介

全書由緒論和 14 篇論文所組成，本論文集依時間先後

分為四個時期，正文內容大致簡述如下：

緒論“Home/Front: The Military, Violence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the World Wars”〈前線/後方：世界大戰期間的軍事、暴力和性別關係〉，作者 Karen Hagemann 透過藝術家 Voigt 的作品，反映戰時的男女、前線和後方的社會關係。其作品揭示出家庭不再只是後方，而成了第二個前線，一個保護男人的意願、支持他們參戰的場所。但隨著傳統性別秩序的改變，前線後方的界線逐漸消弭，戰場上的男人陷入前所未見的困境，逐漸失去他們在家庭中的主權。戰後，政府試圖恢復傳統的性別秩序，限制女性的行動，幫助男人重建他們的男性氣概。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章“Ready for War: Conceptions of Military Manliness in the Prusso-German Officer Corps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預備作戰：一戰以前普魯士軍官團的男性氣概〉。作者 Marcus Funck 利用文學作品中所形塑的軍官男性氣概，以及同時期的自傳文學中所描述的軍官日常生活，探討軍官團如何因應戰爭型態的轉變，重塑出新的軍官男性氣概。1906 至 1908 年間，軍官男性氣概產生危機並開始瓦解，主要來自於大眾文化媒介的興起以及中產階級的影響。隨著國際情勢的轉變，戰爭變得一觸即發，這時候需要發展出一股新的男性氣概特質，「堅忍的男性氣概」於是成為一種吸引力（頁 57），動員一般大眾參與戰爭。

第二章“German Comrades-Slavic Whores: Gender Images in the German Soldier Newspape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德國同胞—斯拉夫妓女：一戰期間德國軍事報紙中的性別形象〉，作者 Robert L. Nelson 運用一戰期間的軍事報紙，檢視報紙所呈現的士兵模型

與性別形象，並且探討性別形象與民族特色的關聯。軍事報紙通常有一個意義，就是呈現士兵所希望閱讀的內容，其中特別突顯了士兵的同胞情誼，這種同胞情誼是「必須」的，為了使德國能贏得戰爭。然而，以德國士兵做為正面的模型，還需要有負面的形象作為對照：如不參戰的男性，在報紙上呈現的形象如軟弱的、懦弱的、女子氣的；而敵軍的士兵通常被描述為懶惰、骯髒、粗糙和乞討的民族。

第三章“Motherly Heroines and Adventurous Girls: Red Cross Nurses and Women Army Auxiliaries in the First World War”〈慈愛的女英雄和愛冒險的女孩：一戰期間紅十字會護士和女性軍事輔助員〉，作者 Bianca Schönberger 透過比較軍事輔助員與紅十字會護士這兩個女性團體，探討一戰期間的性別、階級與女性在前線工作的關係。作者認為，即使進到前線，女性的軍事輔助工作並沒有改變戰前對於女性的刻板印象。一戰期間的德國，唯一被認可的女英雄是在俄國戰場中服務的護士。只有護士的貢獻才會被記得和慶祝，而女性軍事輔助員的經驗則在 1918 年後被大眾遺忘。

第四章“Homefront: Food, Politics and Women’s Everyday Lif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後方戰場：一戰期間的糧食、政治和女性的日常生活〉，相對於傳統戰爭史的研究，本文關注於政府官員與一般市民的互動。作者 Belinda J. Davis 透過經濟分析，認為文化也是一個物質的剝奪，糧食的短缺背後有其政治意義，在大後方產生一個新的戰場（頁 132）。而女性在後方扮演消費者、生產者和活動者的角色，如同在前線的男性一樣，需要受到重視。

第五章“Enemy Images: Race and Gender Stereotypes in the

Discussion on Colonial Troops. A Franco-German Comparison, 1914-1923”〈敵人形象：1914-1923 年德法殖民地軍隊中種族和性別刻板印象的討論〉，作者 Christian Koller 集中討論德法兩國對於各自在非洲的殖民地軍隊，¹概述此時期的種族、性別與殖民軍隊的關係。德法兩國基於不同的戰爭陣營，賦予的殖民地軍隊的形象也完全相反。基本上，他們皆視殖民地士兵是不同於本國的，是個低下的種族，暗示了歐洲人的種族觀。對於女性，也常以道德完整作為好壞的區辨，壞的女性，特別指那些和非白人士兵從事性行為的女性。

二、兩次大戰期間

第六章“Gender Wars: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Relations in the Weimar Republic”〈性別戰爭：一戰和威瑪共和國時期性別關係的建構〉，戰爭模糊了傳統性別秩序的界線，影響了男性的主權和家中的地位。一戰以後，威瑪共和政府在各方面的積極改革，使得婦女期待政府能夠改變兩性關係一事。作者 Birthe Kundrus 藉由當時社會中的討論，探討不同社群的戰爭經驗。

第七章“Body Damage: War Disability and Constructions of Masculinity in Weimar Germany”〈傷殘的身體：威瑪共和政府建構

¹ 德國在 1883 年，在英國轄管的沃爾菲施巴依和好望角之間的安格臘—貝肯地區登陸，向當地部落酋長換得了三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領土。次年 10 月 15 日，俾斯麥政府正式宣佈，德國在西南非洲、多哥和喀麥隆建立殖民地。短短一年時間，德國在非洲取得殖民地一百多萬平方英里。參見孫炳輝、鄭寅達編著，《德國史綱》（台北：昭明出版社，2001），頁 233-234。

的男性氣概〉，作者 Sabine Kienitz 闡述威瑪共和政府如何重建身體形象和增進工作技能，幫助戰後的傷殘男性重新建構他們的男性氣概。本文透過戰爭的傷殘男性，突顯男性身上應有的男性氣概形象。傷殘的身體與男性形象不符，而戰後的科技協助他們重構男性氣概，這意味著男性氣概必須成為有形的、一種自我證明的方式。對於這些傷殘男性而言，恢復工作的能力，才是成為一個男人和擁有男性氣概的表現。

第八章“Flying and Killing: Military Masculinity in German Pilot Literature, 1914-1939”〈飛行和殺戮：1914-1939 年間空軍飛官文學中的男性氣概〉，隨著戰時科技的發展，飛機成為新的戰力，同時也出現了「英雄空軍飛官」的形象崇拜。作者 Stefanie Schler-Springorum 透過此時期德國流行的空軍飛官文學，論述此現象的發展與性別關係之演變。歷史學家通常注意的是前線的士兵，本文則將焦點置於空軍飛官身上，並透過大眾文學中去探討空軍飛官的形象，其中也發現作家的政治觀會影響其作品對於空軍形象的解釋。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九章“Comradeship: Gender Confusion and Gender Order in the German Military, 1918-1945”〈同胞情誼：1918-1945 年德國軍隊中性別的混淆和秩序〉，作者 Thomas Kühne 探討 1918-1945 年間，德國軍隊同胞情誼（comradeship）概念的重要性，為了配合各種軍事目的而發展並挪用。所謂的同胞情誼指的是在戰場上的利他行為和無私精神的表現（頁 233），它平衡了男性氣概中的堅忍和成為一個男人的柔性成分，同時也作為暴力與和諧、戰爭與和平的符號。這種想像的女性氣質，連結了前線和後方、家庭和軍事

社會，卻將女性排除在外。

第十章“Rape: The Military Trials of Sexual Crimes Committed by Soldiers in the Wehrmacht, 1939-1944”〈性暴力：1939-1944 年間德國陸軍中性犯罪的判決〉，作者 Birgit Beck 運用二戰時期軍事法條和法庭的資料，探討德國陸軍對東、西線士兵性犯罪判決的態度和策略。在西線，對於影響軍隊名譽的士兵，判以長期監禁是很普遍的；在東線，士兵性犯罪則被認為是一種需要，採取較為溫和的判決。但隨著戰事的擴大，監禁的判決被視為與兵源的調動相抵觸。而士兵的性犯罪，也會因佔領區的不同，被視為一種「戰爭策略」（war strategy）。對於士兵性犯罪的懲罰，則根據軍隊的利害以及個別軍事法官的態度而定，可能被懲罰、寬恕或被視為瑣碎的小事。

第十一章“Remembering and Repressing: German Women’s Recollections of the ‘Ethnic Struggle’ in Occupied Poland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回憶和壓抑：二戰期間波蘭佔領區中德國婦女的種族鬥爭記憶〉，作者 Elizabeth Harvey 運用曾在波蘭佔領區工作的德國婦女的口述資料，闡述二戰期間德國婦女被徵召參與擔任種族政策的教師和顧問、行政組織的辦事員，以及佔領區政策的制訂。本文試圖探討這群婦女如何檢視她們自身參與並執行的工作，以及她們在戰時波蘭的經驗。

四、戰後的東西德

第十二章“Erotic Fraternization: The Legend of German Women’s Quick Surrender”〈情色之交：戰後德國婦女的投降傳說〉，作者 Susanne zur Nieden 以 1947 年以後的報導和戰後德國流行的黃色小冊為題材，用以重構德國婦女向美國大兵無條件投降的傳說。作

者試圖展示投降傳背後的社會論述和集體記憶，用以解釋何以德國婦女在戰後成為社會嚴厲譴責的對象。

第十三章“Cold War Communities: Women’s Peace Politics in Postwar West Germany, 1945-1952”〈冷戰共同體：1945-1952 年德國婦女的和平政治〉，戰後德國出現了許多婦女組織和團體，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她們都認為婦女有維持和平並阻止戰爭再發生的責任。作者 Irene Stoehr 藉由探討 1945-1952 年出現的婦女和平主義（women’s pacifism），描述戰後德國婦女對於二戰發生的反省。

第十四章“Men of Reconstruction-The Reconstruction of Men: Returning POWs in East and West Germany, 1945-1955”〈重建的男人—男人的重建：1945-1955 年東西德的退伍軍人〉，作者 Frank Biess 以 1945-1955 年從蘇維埃戰俘營返回的退伍軍人為研究對象，討論二戰帶來的結果，即東西德對抗的關係，以及戰後社會重新男性氣概化（remasculinization）的過程。

參、評論

本書內容簡介如上，評者接下來歸納本書所提出的幾個觀點，並分別提出一些意見：

一、女性的戰時工作經驗

女性在戰時除了在後方從事軍需生產、慈善照顧工作外，也到前線擔任軍事輔助員和照顧傷兵的護士，但有關她們的研究通常都被置於性別和軍事史中，而未能真正討論到這些女性的戰時服務工作。這些女性軍事輔助員在戰後成了社會秩序和性別秩序的威脅，社會認為她們缺乏專業教育而且沒有受過長期的工作訓

練。因此，當士兵和護士擁有盡職（do their duty）和自我犧牲（sacrificed themselves）的大眾記憶，這些女性軍事輔助員卻被遺忘於大眾戰爭記憶之外。

二、作為展示場域的男性身體

本書第七章探討戰後科技如何幫助男性重塑他們的男性氣概，並提供他們建構其男性氣概的能力。在戰爭中，男性的身體更是透過軍事訓練，將城市中柔弱的男性，訓練成如鋼鐵般的男人，塑造成為一個現代戰爭機器、沒有個性、沒有情感、高度侵略性，而作為一個現代英雄的典型。在這裡，男性的身體配合各種政治目的、各式現代科技，作為一個展示、表演和修復的場域。

全書以論文集方式集結成冊，以不同專題分章進行論述，在內容上，本書有其優點，也有其可斟酌之處，下面是評者對於本書的一些意見：

（一）章節時間安排連貫但缺乏主軸

全書大體上雖然依照時間順序，使讀者在時間意識上可產生連貫而順暢的感受，並使讀者避免因時間順序倒置而產生認知錯亂的情形。然而，由於討論時間幅度過廣，從一次大戰之前到二次大戰以後，全書 14 篇論文跨越了四個時期，其中的幾篇甚至只探討了每時期的開端而已。這樣寬鬆的結構，缺乏一個整合的觀點。整本書沒有一個主要的討論焦點，在評者看來，這是本書最大的缺點。

（二）深具廣度的史料運用和觀察

本書所運用的史料，有政府的宣傳文獻、文學作品、自傳文

學、報紙、雜誌以及婦女的口述歷史，從各種不同角度探討 20 世紀德國的軍隊、戰爭與性別。全書使用的資料可謂相當廣泛，且第一手史料的運用遠較第二手史料為多，這就使得本書的內容與觀點具有相當程度的原創性，且避免了為他人所影響而喪失自主性的情形。

以上是本書的一些優缺點，接著評者也希望能提出一些本書未深入探討的部分，以開啟對話的契機：

（一）女性、戰爭和工作

關於女性的戰時工作，本書未深入探討女性如何選擇的問題，社經地位、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的立即需要都是影響女性如何選擇工作的因素。在不同的工作中，男性和女性是否一定處在對立的局面，抑或能夠相互合作？戰爭雖然提供女性參與男性職業的管道，但仍然有職業的隔離，有些職業的性別改變仍是短暫的和暫時的。此外，戰後德國女性在工會或組織團體中的表現如何？對於戰後社會發揮什麼影響力？以美國為例，在一次戰後出現 WSS（Women's Service Section），此機構說服雇主接受女性員工，但仍以道德價值和安全作為選擇的標準，決定哪些工作適合女性，因而使部分女性失去她們的工作。即使出現了一個專門為女性爭取工作機會的婦女機構，但她們的選擇標準還是回到傳統性別秩序的框架下，剝奪了女性的工作機會和選擇權。²

² 關於一次戰爭對於美國女性工作者的影響，全書討論一戰的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女性的職業機會，與她們和工作之間的關係，並以鐵路、公路和電話工業為例，探討女性的工作機會、經驗與男性同事的關係。作者闡明一個複雜的關係，女性的經驗與她的種族、技能、職業和政府的性質與範圍有關。請參考 Maurine Weiner Greenwald, *Women War, and Work: The Impact of World War I on*

過去學者在處理戰爭與婦女的議題，總是把焦點放在年輕女性與勞工婦女身上，因為年輕女性與職業婦女的研究，容易突顯戰爭與社會變遷的問題。然而，對於中年婦女的研究相對起來卻顯得缺乏。英國在二戰期間，由一群中產階級的中年婦女組織了WVS (Women's Voluntary Services)，她們與地方和政治部門合作，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協助國家在戰時的社會輔助和戰後的社會重建，對英國社會極具影響力。³戰爭期間或戰後德國是否也出現了類似的組織？對於戰爭期間的中年婦女，仍有進一步的研究空間。

(二) 男性、戰爭和男性氣概

西方社會將戰場視作「男性佔優勢的保護區」，在這裡能夠貢獻男性戰士的精神的女人被受歡迎，如護士這一角色表現出的女性氣質，促進男性對自己身為士兵的身份認同。在近期的戰爭中，護士為此目的服務，如同一個去確認男性氣概的鏡子，女性在戰場上主要是作為見證男性的勇氣的一個角色。⁴所謂的男性氣概指的是「勇氣、強壯、嚴厲、支配壓力」，具體呈現在家庭結構、男性的同胞間情誼之中。本書探討了關於在戰爭期間的男性同胞情誼的形成和表現，這是促使個人男性加入團體軍隊的重要性概念。而為了通過男性氣概的考驗，最好是在戰爭中接受挑戰。因為，男性氣概表現在戰士的形象上面，成為軍人是證明自

Wome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³ James Hinton, *Women, Social Leadership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⁴ Joshua S. Goldstein, "Heroes: the marking of militarized masculinity," *War and Gender: How Gender Shapes the War System and Vice Versa*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07.

已有男性氣概的表現。⁵

在戰爭期間，如果男性未參戰，就無法證明他們自己是男人。為了避免自己被稱作懦夫的那種羞恥感，使他們鼓起勇氣去參戰，這是一種男性氣概的測試。⁶1914 年底，德國通過《關於為祖國志願服務法》，規定所有 17 歲到 60 歲的未應徵入伍的男人都應參加「祖國志願服務」。軍火工業、農業、醫療和其他對戰時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部門都在「志願服務」之列。⁷因此，我們不能只關注在戰場上的男性，男性氣概無法以單調的方式在前線維持，女人和在家中的非戰鬥人員，後方也能表現男性氣概。⁸這些在城市中的男性表現出的男性氣概為何？除了家庭外，是否也表現在工作場域當中？而與此同時進入工作場域的女性，對於這些在城市中的男性是否產生了所謂的「男性氣概的危機」？當女人也能作男性工作時，男性氣概會變成什麼？當女性跨越性別界線，進入男性工作場合時，男性氣概開始受到威脅。男性如何在工作場域中保護他們的男性氣概？⁹

然而，男性氣概並非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隨著戰爭型態的改變，男性氣概也跟著變遷。男性氣概的歷史，和帝國、殖民地、經濟變遷息息相關。隨著海外殖民地的擴張，作為殖民地的

⁵ Joshua S. Goldstein, "Heroes: the marking of militarized masculinity," p. 275.

⁶ Joshua S. Goldstein, "Heroes: the marking of militarized masculinity," p. 274.

⁷ 孫炳輝、鄭寅達編著，《德國史綱》，頁 287。

⁸ Robert A. Nye, "Western Masculinities in War and Peac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2:2 (Apr, 2007), p. 42.

⁹ Penny Summerfield, "Wartime masculinities and gender relations-The Attack Begins in the Factory," *Reconstructing women's wartime lives: discourse and subjectivity in oral histori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15-150.

征服者，可能是第一批被稱作有男性氣概的一群人。歐戰的發生，宗教和君權的消長，混亂了原有的性別秩序，卻使得男性變得比從前更有權力。隨著女性的挑戰、資本的累積和帝國的擴展，經濟的發展和中產階級的出現，更暴力的文化出現，如軍團、軍事訓練等形式的產生。而帝國的擴展，殖民地和被殖民地的關係，則造成了霸權的男性氣概的出現。¹⁰由此可知，男性氣概是一種文化形式，它在殖民地、政府、帝國體系和帝國主義權力與全球競爭之間的相互影響下產生。本書中，討論了不少男性氣概和民族、國家之間息息相關的互動關係，但對於經濟變遷如何影響男性氣概的表現並未深入探討，尤其在戰後，經濟的消長如何影響了男性氣概的表現？評者認為這方面的研究都還有再討論的空間。

當伴隨著武力的男性氣概，隨著帝國的擴展深入殖民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二者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殖民者在被殖民者面前，通常成了一種男性氣概的典範。¹¹本書分析德、法兩國殖民地軍隊的種族形象，以及非白人士兵和德國女性的關係，討論種族、性別與殖民軍隊形象三者的關連。其中，評者認為還可以深入探討殖民者和殖民地軍隊兩種文化和民族相遇時，雙方表現出的文化差異。而非白人男性在殖民地軍隊中作為主要的兵源，這些非白人男性參戰的目的是什麼？對於加入軍隊對非白人男性來說，是複製殖民者男性氣概的一個表現嗎？

作為男性氣概具體表現的「身體」，在二戰時期表現的比從前更為肉體、雕塑和具攻擊性的。本書中有數篇討論到男性氣概

¹⁰ Rachel Adams & David Savran eds., "The History of Masculinity," *The Masculinity Studies Reader* (MA: Blackwell, 2002), pp. 245-254.

¹¹ Rachel Adams & David Savran eds., "The History of Masculinity," p. 246.

的形塑，但並未深入探討形塑和訓練的過程。Joshua A. Sanborn 和 Ute Frevert 就試圖分析 19 世紀俄、德兩國的政治家和軍人，如何透過學校的培訓，來建立並訓練男性氣概的過程。¹²評者認為，在發生兩次世界大戰的 20 世紀，男性氣概的形塑和訓練，更是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

而當前對於男性和男性氣概的關注，大都直接對「身體」進行研究，而戰爭和運動則是兩個容易切入的討論焦點。因為身體語言反映了男人的興趣和關注點，以此作為研究方向，則需要運用有關建構身體、性別以及性別認同的相關理論。然而，這些研究都忽略了男性是否具有能動性的問題，男性本身只能單方面被建構而行動嗎？若不考慮此問題，那麼為何男性氣概形塑一種愛國犧牲的戰爭情操，有時能夠打勝仗，有時卻舉白旗投降？是因為男性氣概的形塑失敗嗎？還是有其他因素？評者認為，我們不該只關注個體的能動性和社會結構之間的二元辯論，而需要注意其他諸如性別、階級、權力和其他影響的因素。

肆、結語

正如 Roger 提出一個全面歷史的概念，因為這兩次世界戰爭的特色是一個動員整體的趨向，我們必須撰寫一個全面的歷史，而不只是將注意力放在經濟和政治中，同時也必須關注性別、社會文化學等類目。透過本書體現了一個多元的研究史觀，其中「性別」更是我們進行歷史分析的中心，如果沒有考慮到性別，我們不可能瞭解這時期歷史的發展動力，也不可能瞭解前線和後方的關係，或這時期的政治和軍事的發展。本書使我們從多元的

¹² Robert A. Nye, "Western Masculinities in War and Peace," p. 5.

角度研究 20 世紀德國的軍事、戰爭和性別的歷史，而這些突顯在兩次世界大戰的「教唆者」德國中的議題，是否也同樣出現在其他的交戰國當中？

本書從各種不同角度探討 20 世紀德國的軍隊、戰爭與性別關係，其中，軍隊的男性氣概、戰爭形塑的性別形象和戰後性別關係的重建，都是本書主要討論的幾個焦點。兩次世界大戰中，性別形象和民族主義與國家的關係、軍隊和戰爭中的性別關係與階級制度，以及戰爭的經驗和記憶，都可作為我們研究同時期中國的切入點。透過此論文集開展出的議題，觀看 20 世紀的中國，從民初的辛亥革命到北伐、剿共、抗戰和國共內戰，同樣是充滿了戰爭的一個世紀，卻相當缺乏從「男性研究」的性別角度，探討此時期的戰爭與性別關係。以此觀之，我們可以思考近代中國軍隊男性氣概的形塑和民族國家的等相關的議題。正如本書所討論的，男性氣概是一種文化形式，特別突顯於戰爭當中，作為男性參戰的手段、犧牲奉獻的武士神話以及維持戰爭的要素。男性氣概的形塑也特別突顯於軍校教育當中，將男性的「身體」作為觀看、表演男性氣概的場域，透過規訓來形塑軍人的男性氣概。蔣介石的「軍人魂」認為軍人的基本觀念只有愛與死，即愛國家、同胞與歷史文化，並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去保衛它。在戰爭中，男性氣概如何被實踐？在戰場上，男性氣概的表現為何？本書將 20 世紀德國的戰爭、性別和軍隊以及國家的關係論述的栩栩如生，評者認為，類似的關注放在 20 世紀中國的戰場上，應也是同樣精彩。